

母亲的睡相

□孙陈建

小时候,我很少看见母亲的睡相。只记得母亲将我睡梦中轻轻摇醒,要么是太阳高过了村东头的大楝树,唤我起床吃早饭,不然会耽误她刷洗一大锅的碗儿、瓢儿和盆儿;要么是前一天晚上约好了,让她喊我早起到校参加活动——那时候没有闹钟、没有手机,只有一台安放在堂屋里半月拧紧一次发条的座钟,母亲成了专门服务我的温柔人工“闹钟”。

我很想看看母亲的睡相。她像头不知疲倦的牛,一刻也闲不下来。她很多时候在地里跟父亲一起干活。不要说种豆、摘棉、割麦、锄草这样的基本农活,就是蒔秧、背着药水桶打农药这样有技术含量的、往往是男人干的活,她也做得毫不含糊。离开田地,就是回家,烧饭、洗衣、服侍鸡鸭鹅猪狗羊还有我们姐弟俩。等着她忙好了一切,天已经黑了,夜已经深了。我很想等母亲睡觉了才睡,我常常是和衣半躺着就沉浸在了“呼噜庄”。一场好觉醒来时,窗户已经大亮,我好好地盖着被子,母亲又干活去了。

在幼小的在我看来,大人是不需要睡觉的,于是我盼望尽快地长大,也可以像母亲一样,有更多的时间去玩自己玩不过瘾的游戏。当时为自己的想法欢欣鼓舞,现在看来小孩子是多么可爱啊。

我终于看到了一次母亲的睡相。那是在医院住院的时候,五六岁的光景。家里走不开,母亲请人将二奶奶接去在医院服侍我。一个夏日的下午,我在输液之后就睡着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,发现母亲来了,但已趴在我的床边睡着。她睡得很香,额头上的皱纹像小蚯蚓清晰可见,鼻息很重。为了节省打理时间,母亲剪了短发,白

发不知何时已经冒出来不少。再看看她的眼角,还湿湿的,莫不是刚哭过?

我轻轻翻了一下身,母亲立刻抬起头,是我惊醒了她。她看见我在看她,面露歉意,“这两天感觉怎么样?妈妈都没能来看你。”

“蛮好的。就是屁股打针都肿了。”

她坚持要看我的屁股,轻轻抚摩了几下,安慰我:“坚持住,医生说你很懂事,再过几个星期就快好了。”

母亲再说什么我都记不得了,只记得她给我带了韭菜、鱼。等护士来查房结束,她又叮嘱了几句就回去了。她每次都是匆匆地来、急急地走,家里地里还有很多活要她一件一件干,她的心头还压着为我看病欠下的债。

天又黑了,我回忆着母亲的睡相,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又一个梦乡。在梦里,我长得比母亲高了,她的活儿我都会干,她乐呵呵地瞅着我干活,我让她早点回去,这些活就交给我吧。这样类似的梦,趁着我在医院里休养,做了一回又一回。长大后,我一直想:为什么小时候的梦那么多、那么真切呢?有一天我顿悟,莫不是那时候孩子的游戏少,只能在梦里恣意驰骋,让想象的翅膀自由地翱翔,一旦进入梦境,堪比现在的看3D影片呢。多么奢侈的享受啊!

此后多年,我外出念书,又辗转多地工作,每次回家都如匆匆过客,家里的老狗都不认得我了。我做得最多的就是给母亲打电话,问得最多的就是“昨晚睡得好吧”,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,我的心才稍稍安下。

今年已经不用外出了,我心里想着,一定要回去好好陪陪老母亲,牵着她的手去门前屋后遛遛,给她做我们都喜欢吃的手擀面或者玉米粥,再看着她熟睡。

父亲“植播”

□赵自力

没想到,年近七旬的父亲开直播了。

父亲从学校退休后,跟我们一起住在小城。他侍弄些花草,把阳台上的四季种植得绚丽多彩。“在学校是园丁,退休后还是园丁,这一生算是跟园丁结缘了。”父亲常常笑着说。在他眼里,园丁做的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。

我家阳台很大,从地面到防盗网,都被父亲“开辟”出来种花草。父亲说,城里的土地肥力不够,得用老家的农家肥。于是,他不厌其烦地来回跑,每次都挑来大袋的黑土,和农家肥搅拌均匀。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,阳台上各色的花都有,从春开到冬,真是花香四季。

老家的土里,常常会钻出一些特别的植物,惊喜着我们的眼睛。各种瓜苗是最常见的,丝瓜和南瓜居多,有时候也有苦瓜,父亲都留着,甚至帮它们搭架子放藤。前年还冒出了一株香樟树苗,父亲舍不得拔掉,单独用一个大花盆栽种着,现在郁郁葱葱的,都有一人多高了。父亲常常说,他的花盆里,装着老家的风景。

去年疫情期间,大家都下不了楼,

憋得慌。这些却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,他整天在阳台上,松松土、分分苗,优哉游哉,格外惬意。父亲常常把阳台上的风景分享给朋友们,如兰花打苞了、丝瓜放藤了、喇叭花开了等等。大家都说父亲种的植物格外养眼,但不过瘾,如果能亲眼看看才好。于是,父亲想到了直播,把阳台的植物现场分享给朋友。

说干就干,我帮父亲下载了手机直播软件,注册成功后就开始直播了。父亲从泥土播起,再说到各种植物的喜好,从浇水到施肥,从发芽到整枝,说得头头是道,津津有味。父亲的直播,并不是泛泛而谈,每天都有一个主题,如吊兰怎么分苗、喇叭花如何开花、菊花怎么移栽等。父亲的直播引起了不少人的“围观”,纷纷按照父亲的方法,种些花、养点草,单调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父亲开了直播后,忙了很多,除了微信留言的,还有线下打电话请教的,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。闲下来时,父亲哼着小曲走进走出的,一脸的欣慰。

复工复产后,父亲的“植播”照样进行,他说把美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是一种幸福。父亲除了直播外,有时还上门指导,那副热心肠跟教书时一模一样。

挣钱

□徐静波

舅舅在上海打工,专业补胎,宝山港区补集卡的轮胎,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的这门手艺,十几年前就单枪匹马闯上海滩了。我没去过他那,主要怕他见到外甥后窘促,更不想增添麻烦,只在每年年节时到老家拜见他。

表妹说,港区路边一个生锈的旧集装箱货柜,就是舅舅在大上海的栖身之处,日常三餐都是开水加馒头。

这些年,舅舅已褪缩成一个黑黢黢的小老头,每天在工具堆里闪转腾挪,见到路边集卡司机停车,忙停下手中的活,热切地掏烟递上,司机抽上烟,看舅舅把补好的胎装上备胎吊链、把半道换下的坏胎扔下,付款多先记账。舅舅箱屋里头的铁皮箱子里厚厚一沓七八个大小不一的本子。他说,命可丢,本子不能丢,都是这几年的账,有的账当年能清,有的几年都清不了,每本都得留着。

好多次从表妹的字里行间,看到一个在外打拼的女儿对同样漂泊父亲的心疼。那种奔波挣扎、那种屈辱忍受,真的很无奈、真的很痛楚。活着不易,蝼蚁般趴着。

舅母在老家种地养鸡、长黄芽菜,虽然没去过上海、没去过舅舅的箱屋,但她地里的菜、窝里的鸡、鸡生的蛋都运往了上海,她自豪,说自己也在为大上海作贡献。

这十几年舅舅补胎,泥猴般苦来的钱,舅母都投给了村里开厂的老板。老板们不收小老百姓的钱,得托村里有头有脸的干部从中说和,不拎箱牛奶、送两条好烟,这钱还投不上呢!

“投了七八十万,坐在家里吃利息,比你妈退休金都高。”目不识丁的舅母说这些时兴奋得令我不安,如同地里的黄芽菜卖了个好价钱,口气里既羞涩又得意。

这天,舅母打电话叫我去拿菜。舅母见到我们却高兴不起来,蓬乱的头发如秋草一般支棱张开。“完蛋了,今年不懂怎么搞的,借钱的四个老板,有三个完蛋了,恐怕要打官司。”“还好都认账,就是没钱还。”“利息也不能保证了。东家的爱芳才可怜喔,投进去就没见过回头钱,幸亏我上半年死要了两万五。”舅母生怕被人责怪地喃喃自语。

“把借条收据理好,找后村方明(土律师),告他个没有良心的。”爱芳在隔壁院内恶恶地插话。

方明是后村的,自学法律,常帮乡亲代理诉讼。“不过方明和这些老板也熟,有两个还是同学,不一定帮咱说话,要找还得找县上的。我回去帮你寻寻,但是要费用的。”我和舅母说。

“钱有,今年养羊了,律师费能挣上。”

可以是朋友吗

□吕炜照

转眼之间,你已经长大了。在你小时候,我没有好好陪伴你,经常把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不满对你发泄。面对我的大吼大叫,你总是默默忍受着。你听话懂事的样子让我心疼。

现在,你已经上初中了,性格有些叛逆,有时候会和我对着干,我也还没能接受你已经长大并且有了自己想法的事实。有一天晚上,我们又因为学习吵了起来。看到我难过的样子,你不再说话。我也一言不发,转身出了门,沿着路灯的方向一直往前走。不知道走了多久,后面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。我回头看到了气喘吁吁的你。你忐忑不安地说:“妈妈,不要生气好吗?外面挺冷的,我给你拿了一件外套。”那一刻,我的火气全没了,想起了很多温馨画面。

2016年8月12日,我带你去吐鲁番的火焰山,温度实在太高了,导致这里寸草不生。去火焰山要途经一座大约十米长的木制浮桥。由于桥上游客多,桥晃动得很厉害,我出现了高血压症状,头觉得很晕。已经到对岸的你赶紧跑过来,站在浮桥中间,大喊一声:“我妈妈身体不好,请你们不要跑来跑去,否则桥会翻的。”然后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:“妈妈,不要害怕,有儿子在。”那一刻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。

陪你爬了一会儿山,我明显感觉身体不适,你又赶紧搀扶我下山,拿着帽子帮我扇风,怕我中暑。我拿出包里仅剩的两瓶矿泉水,准备和你一人一瓶,没想到你却给了不远处两位年迈的老人。看着你干裂的嘴唇,我心疼不已。你笑着说:“妈妈,老爷爷和老奶奶挺辛苦的,我看到他们只带了一瓶水,火焰山这么热,根本不够喝啊。”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走过来,拍拍你的肩膀说:“好孩子,谢谢你让我们有了这次难忘的旅行。”随后也向我伸出了大拇指。那一刻,我心中是自豪的。

此时再想,成长的道路上,我给你的关心和鼓励太少,而你却能笑着说:“你责骂我,都是为了我学习成绩能提高。在我成长的道路上,母爱从未缺席。给我足够的信心和力量,你就是我一生的榜样。”

深夜,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,发现你还站在门口:“妈妈,我这里还有500多元的零花钱。你给住院的外婆多买点营养品,我留下20元交班费就行了……”瞬间,我发现你彻底长大了,而我也发现自己这些年做错了,可以归为态度不端正的家长一类吧!

我应该让你表达自己的想法,而不是将我的想法强加在你的身上。所以,我想对你说:“儿子,我们还可以是好朋友吗?”